

中
短
篇
小
说
集

卡农曲

曹潇 / 著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2017年卷

曹潇

作家出版社

中短篇小说集

卡农曲

曹 潇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卡农曲 / 曹潇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8. 12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7年卷)

ISBN 978-7-5212-0307-3

I. ①卡… II. ①曹…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94866号

卡农曲

作 者: 曹 潇

责任编辑: 史佳丽 李亚梓

特约编辑: 赵 蓉

装帧设计: 守义盛创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067186 (发行中心及邮购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 数: 207千

印 张: 8.75

版 次: 2019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212-0307-3

定 价: 39.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21

世纪文学之星
丛书
2017年卷



顾 问

王 蒙 王巨才 袁 鹰 谢永旺

编审委员会

主 任 何建明

副主任 高洪波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叶 梅	叶延滨	朱向前	何建明	吴义勤
吴秉杰	张 陵	李敬泽	胡 平	高洪波
施战军	梁鸿鹰	阎晶明	雷 达	

出版委员会

主 任 吴义勤

副主任 李小慧

委 员 李小慧 王 元 史佳丽 李亚梓 赵 蓉

作者简介：

曹潇，女，1988年出生，南京大学文学院12级艺术硕士，浙江传媒学院06级戏剧影视文学专业，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先后在《山花》《西湖》《广州文艺》《文学界》《安徽文学》《百花洲》等刊物发表小说二十余万字。江苏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安徽文学院第五届签约作家。

总 序

袁 鹰

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在内忧外患，雷电风霜，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顺乎 20 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以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以至评论）建立起全新的文学。将近一百年来，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胼手胝足，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耕耘、开拓、奉献，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云蒸霞蔚，名家辈出，佳作如潮，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80 年代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推动文学

又一次春潮汹涌，骏马奔腾。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为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回首百年，不免五味杂陈，万感交集，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无穷希望的天地，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

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角，自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然而，我们也看到，由于种种未曾预料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出版渠道不顺，文化市场不善，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有的还获了奖，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焦虑不安。固然，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

于是，遂有这套“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设想和举措。

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为青年作者服务，已有多时。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得以圆了这个梦。瞻望 21 世纪，漫漫长途，上下求索，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希望工程”。但它与教育方面的“希望工程”有所不同，它不是扶贫济困，也并非照顾“老少边穷”地区，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

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我们想起本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期间，鲁迅先生先后编印《未名丛刊》和“奴隶丛书”，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巴金先生主持的《文学丛刊》，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一百余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茅盾、叶圣陶等先生，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不遗余力。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是永远不能抹煞的。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直到鬓发苍苍，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六十年后，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去。

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我们再三斟酌过。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希望工程”是属于未来世纪的。它也许还显稚嫩，却是前程无限。但是不是称之为“文学之星”，且是“21 世纪文学之星”？不免有些踌躇。近些年来，明星太多太滥，影星、歌星、舞星、球星、棋星……无一不可称星。星光闪烁，五彩缤纷，变幻莫测，目不暇接。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任凭风翻云卷，光芒依旧；但也有为时不久，便黯然失色，一闪即逝，或许原本就不是星，硬是被捧起来、炒出来的。在人们心目中，明星渐渐跌价，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或者，这一批青年作家，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

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反复阅读、酝酿、评议、争论，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丛书入选作品之后，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

能的！我们可以肯定地、并不夸张地回答：这些作者，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而无愧色。他们有的来自市井，有的来自乡村，有的来自边陲山野，有的来自城市底层。他们的笔下，荡漾着多姿多彩、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潮，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幻梦、烦恼和憧憬。他们都不曾出过书，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可以媲美当年“奴隶丛书”的年轻小说家和《文学丛刊》的不少青年作者，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

是的，他们是文学之星。这一批青年作家，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都可能成为 21 世纪文学的启明星，升起在世纪之初。启明星，也就是金星，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启明星，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长庚星。两者都是好名字。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寄托绮思遐想，但对现实中的星，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奔流不息。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不也是必然的吗？

岁月悠悠，银河灿灿。仰望星空，心绪难平！

1994 年初秋

序

女孩子的这点事

张 陵

每年都参与编选《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作品，会更注重写实能力更突出的青年作家们的作品。我认为写实是一个青年作家的基本思想艺术训练。一个小说家，没有较扎实的写实功底走不远。这只是我个人的一孔之见。还有很多编选专家更看重青年作家的艺术才华和文学语言表达的感悟力。他们认为一种天生的语言才能，是文学最可贵的东西。有了这种天分资质，才有可能比别人走得更远一些。这两种观点各有侧重，但并不对立。一碰上优秀作家的作品，所有专家都具有高度共识，都特别高兴，并不分是“写实”派的，还是“感觉”派的。

曹潇显然可以归属于“感觉”派。因为是个女孩子，所以其“感觉”更为细腻柔美。

先读的是《杭州的雨季》和《卡农曲》，一下子就感受到小说里的诗意，淡淡的，却能很长时间缠绕在心头不能散去。这诗意，就来自她语言叙事的“感觉”。《杭州的雨季》写她以及女朋友小凡与几个男孩子的情感故事，小情小调小感觉小曲折，谈不上什么风波，也谈不上什么道德困惑，最多就是几个情感心理的涟漪，不过，氛围营造得楚楚动人。《卡农曲》则写女孩子之间的情感关系，重点讲述“我”与一个叫 Lea 的女同学的一段交往过程。这个女同学性格有些忧郁，和杭州的雨季天气差不多，有点孤独，不大合群，却意外与“我”谈得来。而“我”不久前刚和一个女朋友断了往来，心情也不怎么好。于是，这两人就有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友情。情节流动很慢，或者说没有情节，作者故意打乱故事的逻辑关系，不过叙述语言中传递出来的感觉却是满满的，暖暖的。

实际上，曹潇的小说写男女情感非常少。在这本集子里，只有《杭州的雨季》《绿洲·岛》等少数几篇涉及到男女情感，多数作品都在描述女孩子之间的那点事。人物也就那么几个，Lea、小欣、安安、竹子、小艾、麦子、阿南，还有“我”。有不少人在不同的作品里反复出现，故事也很单纯，多数写她们之间的分分合合，写她们之间的情绪纠结。不是写她们之间为了男孩子你争我斗，相互伤害，也不写为爱情海誓山盟，要死要活。因为不写异性之间的情感，所以也就没有了通常会看到的那种矛盾冲突。女孩子之间的情感纠葛，看上去有点“作”，却也是纯纯的。

这种小说故事，按一般的理念，通常会被列入比较“单薄”的作品之列。作品的生活圈很小——几乎封闭在杭州的一座影视类的学院里；故事内容又那么单薄——女孩子们那些小资情调；主题也很浅显——社会文化含量非常少，并不介入现实矛

盾，也不讨论人生命运，甚至没有生活之“痛”。不管你能说出曹潇小说多少不足，道出多少毛病，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她的小说能吸引我们去读。让人爱读想读，不就是好小说的特征之一吗？

读进去，就会感觉到，把女孩子之间的小情小调写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曹潇能写到这样的程度，也非常不容易。她写男女同学的情爱倒不很出色，但写女孩子之间的情感关系却很精彩。作家有丰富的体验，也有到位的表现。我们会注意到，她在捕捉女孩子们情绪变化的细节上，很有自己的心得和认知。这样的细节在作品中出现非常多，才构成小说独有的品质。我们读多了此类型小说中办公室女人间的恶俗故事，有时很无奈。回过头来再读曹潇，确有小清新之感。

这些都不算什么，曹潇最让我们吃惊的是，她直率地写出了女孩子之间超越友情的那种“爱情”。并且，把这样的“爱情”描写得这样纯洁无瑕，这样自然真诚。《天台上的麦子》《哭泣游戏》《催眠》等作品中的麦子，就是这种“爱情”的执着追求者。别人要的是友情，她却要爱情。这种情感，在一些小说里会引发偏见，也会被当作情感的另类，可是，在曹潇这里，一切正常自然，没有偏见，也不是另类，而是女孩子之间正常正当的情感关系，也是纯纯的暖暖的。麦子的情感需求和情感追求，使女孩子们的情感关系变得生动复杂丰富起来了。比起“友情”，麦子的“爱情”似乎更富有情致，更有内涵，更深入我们这个时代女性的内心。也许，作家还没有意识到，正是这个人物，让整部小说不落俗套，不同凡响。有了这个人物，作家所有朦胧的感觉，都变得有意义，有价值了。

关于这类情感，我的认识还很浅薄，说不出更多的话。不过，据我所知，还很少有作家写出麦子这样的女性情绪以及这

样的女性人物。仅这一点，我们就得刮目相看。曹湫不仅有才气有灵气有“感觉”，而且还有相当的写实功底。只是这种写实能力，被“感觉”淹没了。

目 录

总序	袁 鹰 1
序 女孩子的这点事	张 陵 1

西湖边的对话	1
杭州的雨季	13
卡农曲	30
绿洲·岛	50
天台上的麦子	67
哭泣游戏	105
温暖的小窝	146
催 眠	172
达尔文的标本盒	198
小世界	216
白海芋	234

西湖边的对话

杭州是一个充满水的城市，空气湿润得随手一抓就能拧出水来。城市的中间有个湖，叫西湖。西湖的周围是一圈山。有山有水，一个城市就像人一样，有了灵动的气息。每到周末，西湖边就多了很多人。人来西湖边不只是为了看湖，也是为了汲取点自然的灵性。被人这么一围，西湖就变得小了，有了世俗的喧闹和纷扰。

我在西湖的外围随意地走着，没有靠得太近，西湖和西湖边的人都离我很远很远。我喜欢用心里的距离去衡量人和事，或许早就习惯了这种孤独。我就这么一直走着，直到看到一个蓝衣黑裙的女子。她坐在路边的靠椅上，背影很美很美。女子回过头来，眉眼细长面带微笑，我迎着她走过去。

“我这次出来是为了见一个人，当然，是一个男人。男人并不坏，但我不能接受他。”

女子微微摇了摇头，笑里带点无奈的苦涩。她叫阿雪——一个温婉的名字。她来杭州是为了和一个追求她的男人了结。

“我觉得即使我不愿接受，也要和他说一声再见，他要出国，可能永远也不回来了。我就是为了这句话到了这里，只是没有想到这么远。”

她笑了笑：“小时候地理没有学好，以为云南就挨着杭州，结果坐了那么长时间的火车，一夜都没有合眼。刚下火车，我就到了这里，想看看他工作了五年的城市到底是什么样子。他总是告诉我，这里有个很美的西湖。在这里和你见面真是很高兴。”

我和阿雪相识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而且是在网上结识的。我上网是为了下载电影和相关资料，从不聊天也不用邮箱，也从来没有在博客上留过文字。并非不会，只是不想在网上留下太多的痕迹。那天我是为了找一个提供电影下载的博客，很偶然地进了阿雪的博客。阿雪的文字有一种隐含的力量，我不知怎的就在她的博客上留了言。第二天我觉得有点后悔，但还是去看了她的博客，发现她给我发了一封站内邮件！就这样，我和阿雪有了交流。前几天阿雪发邮件告诉我，她过两天会到杭州来，想和我见一面。犹豫了片刻后，我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昨天晚上我接到了阿雪的电话，非常好听的女声，让我的心里有点不安也有点期待。

我几乎一夜没睡，做梦都没有想到会和网友见面，而且对方还是从云南赶到这里的。直到上了汽车，我的手还在发抖，不知道现实中的阿雪是胖还是瘦，是高还是矮。我努力回想她博客里的只言片语去勾画她的形象时，才发现我其实一点都不了解她，一下子感到非常恐慌。我觉得这次唐突的见面也许是个错误。我习惯于把自己包裹在自己的空间里，突然插进来的人和事都会让我很不适应。直到见到阿雪，我都还没有完全打消内心的顾虑。

我和阿雪沿着西湖走，周围高声喧哗的人影响到了我们的